

小约翰

我要对你们讲一点小约翰。我的故事，那韵调好像一篇童话，然而一切全是曾经实现的。设使你们不再相信了，你们就无须看下去，因为那就是我并非为你们而作。倘或你们遇见小约翰了，你们对他也不可提起那件事，因为这使他痛苦，而且我便要后悔向你们讲说这一切了。

约翰住在有大花园的一所老房子里。那里面是很不容易明白的，因为那房子里有很多黑暗的路、扶梯、小屋子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仓库，花园里又到处是保护墙和温室。这在约翰就是全世界。他在那里能够作长远的散步，凡他所发现的，他就给与一个名字。为了房间，他所发明的名字是处于动物界的：毛虫库，因为他在那里养过虫；鸡小房，因为他在那里寻着过一只母鸡。但这母

鸡却并非自己跑去的，倒是约翰的母亲关在那里使它孵卵的。为了园，他从植物界里选出名字来，特别着重的，是于他紧要的出产。他就区别为一个覆盆子山、一个梨树林、一个地莓谷。园的最后面是一块小地方，就是他所称为天堂的，那自然是美观的啰。那里有一片浩大的水，是一个池，其中浮生着白色的睡莲，芦苇和风也常在那里絮语。那一边站着几个沙冈。这天堂原是一块小草地，在岸的这一边，由丛莽环绕，野凯白勒茂盛地生在那中间。约翰在那里，常常躺在高大的草中，从波动的芦苇叶间，向着水那边的冈上眺望。当炎热的夏天的晚上，他是总在那里的，并且凝视许多时光，自己并不觉得厌倦。他想着又静又清的水的深处，在那奇特的夕照中的水草之间，有多么太平。他于是又想着远的、浮在冈上的、光怪陆离地着了色的云彩——那后面是怎样的呢，那地方是否好看的呢，倘能够飞到那里去。太阳一落，这些云彩就堆积到这么高，至于像一所洞府的进口，在洞府的深处还照出一种淡红的光来。这正是约翰所期望的。“我能够飞到那里去吗？”他想，“那后面是怎样的呢？我将来真，真能够到那里去吗？”

他虽然时常这样地想望，但这洞府总是散作浓浓淡淡的小云片，他到底也没有能够靠近它一点。于是池边就寒冷起来，潮湿起来了，他又得去访问老屋子里的他的昏暗的小屋子。

他在那里住得并不十分寂寞；他有一个父亲，是好好地抚养

他的，一只狗，名叫普烈斯多，一只猫，叫西蒙。他自然最爱他的父亲，然而普烈斯多和西蒙在他的估量上却并不这么很低下，像在成人的那样。他还相信普烈斯多比他的父亲更有很多的秘密，对于西蒙，他是怀着极深的敬畏的。但这也不足为奇！西蒙是一匹大的猫，有着光黑乌亮的皮毛，还有粗尾巴。人们可以看出，它颇自负它自己的伟大和聪明。在它的景况中，它总能保持它的成算和尊严，即使它自己屈尊，和一个打滚的木塞子游嬉，或者在树后面吞下一个遗弃的沙丁鱼头去。当普烈斯多不驯良地胡闹的时候，它便用碧绿的眼睛轻蔑地瞋视它，并且想：哈哈，这呆畜生此外不再懂得什么了。

约翰对它怀着敬畏的事，你们现在懂得了吗？和这小小的棕色的普烈斯多，他却交际得极其情投意合。它并非美丽或高贵的，然而是一匹出格得诚恳而明白的动物，人总不能使它和约翰离开两步，而且它于它主人的讲话是耐心地谨听的。我很难于告诉你们，约翰怎样地挚爱这普烈斯多。但在他的心里，却还剩着许多空间，为别的物事。他的带着小玻璃窗的昏暗的小房间，在那里也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，你们觉得奇怪吧？他爱那地毯，那带着大的花纹的，在那里面他认得脸面，还有它的形式，他也察看过许多回，如果他生了病，或者早晨醒了躺在床上时候。他爱那惟一的挂在那里的小画，上面是做出不动的游人，在尤其不动的园

中散步，顺着平滑的池边，那里面喷出齐天的喷泉，还有媚人的天鹅正在游泳。然而他最爱的是时钟。他总以极大的谨慎去开它；倘若它敲起来了，就看它，以为这算是隆重的责任。但这自然只限于约翰还未睡去的时候。假使这钟因为他的疏忽而停住了，约翰就觉得很抱歉，他于是千百次地请它宽容。你们大概是要笑的，倘你们听到了他和他的钟或他的房间在谈话。然而留心吧，你们和你们自己怎样地时常谈话呵。这在你们全不以为可笑。此外约翰还相信，他的对手是完全懂得的，而且并不要求回答。虽然如此，他暗地里也还偶尔等候着钟或地毯的回音。

约翰在学校里虽然还有伙伴，但这却并非朋友。在校内他和他们玩耍和合伙，在外面还结成强盗团——然而只有单和普烈斯多在一起，他才觉得实在得舒服。于是他不愿意孩子们走近，自己觉得完全的自在和平安。

他的父亲是一个智慧的、恳切的人，时常带着约翰向远处游行，经过树林和冈阜。他们就不很交谈，约翰跟在他的父亲的十步之后，遇见花朵，他便问安，并且友爱地用了小手，抚摩那永远不移的老树，在粗糙的皮质上。于是这好意的巨物们便在瑟瑟作响中向他表示它们的感谢。

在途中，父亲时常在沙土上写字母，一个又一个，约翰就拼出它们所造成的字来——父亲也时常站定，并且教给约翰一个植物

或动物的名字。

约翰也时常发问，因为他看见和听到许多谜。呆问题是常有的：他问，何以世界是这样，像现在似的；何以动物和植物都得死，还有奇迹是否也能出现。然而约翰的父亲是智慧的人，他并不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。这于约翰是好的。

晚上，当他躺下睡觉之前，约翰总要说一篇长长的祷告。这是管理孩子的姑娘这样教他的。他为他父亲和普烈斯多祷告。西蒙用不着这样，他想。他也为他自己祷告得很长，临末，几乎永是发生那个希望，将来总会有奇迹出现的。他说过“阿门”之后，便满怀期望地在半暗的屋子中环视，到那在轻微的黄昏里，比平时显得更奇特的地毯上的花纹，到门的把手，到时钟，从那里是很可以出现奇迹的。但那钟总是这么滴嗒滴嗒地走，把手是不动的；天全暗了，约翰也酣睡了，没有到奇迹的出现。然而总有一次得出现的，这他知道。

二

池边是闷热和死静。太阳因为白天的工作，显得通红而疲倦了，当未落以前，暂时在远处的冈头休息。光滑的水面，几乎全映出它炽烈的面貌来。垂在池上的山毛榉树的叶子，趁着平静，在

镜中留神地端详着自己。孤寂的苍鹰，那用一足站在睡莲的阔叶之间的，也忘却了它曾经出去捉过虾蟆，只沉在遐想中凝视着前面。

这时约翰来到草地上了，为的是看看云彩的洞府。扑通，扑通！虾蟆从岸上跳下去了。水镜起了波纹，太阳的像裂成宽阔的绦带，山毛榉树的叶子也不高兴地颤动，因为他的自己观察还没有完。

山毛榉树的露出的根上系着一只旧的、小小的船，约翰自己上去坐，是被严厉地禁止的。唉！今晚的诱惑是多么的强呵！云彩已经造成一个很大的门，太阳一定是要到那后面去安息。辉煌的小云排列成行，像一队全甲的卫士。水面也发出光闪，红的火星在芦苇间飞射，箭也似的。

约翰慢慢地从山毛榉树的根上解开船缆来。浮到那里去，那光怪陆离的中间！普列斯多当它的主人还未准备之先，已经跳上船去了，芦苇的干子便分头弯曲，将他们俩徐徐赶出，到那用了它最末的光照射着他们的夕阳那里去。

约翰倚在前舱，观览那光的洞府的深处。——“翅子！”他想，“现在，翅子，往那边去！”——太阳消失了。云彩还在发光。东方的天作深蓝色。柳树沿着岸站立成行。它们不动地将那狭的、白色的叶子伸在空气里。这垂着，由暗色的后面的衬托，如同华美的浅绿的花边。

静着！这是什么呢？水面上像是起了一个吹动——像是将水劈成一道深沟的微风的一触。这是来自沙冈，来自云的洞府的。

当约翰四顾的时候，船沿上坐着一个大的蓝色的水蜻蜓。这么大的一个是他向来没有见过的。它安静地坐着，但它的翅子抖成一个大的圈。这在约翰，似乎它的翅子的尖端形成了一枚发光的戒指。

“这是一个蛾儿吧，”他想，“这是很少见的。”

指环只是增大起来，它的翅子又抖得这样快，致使约翰只能看见一片雾。而且慢慢地觉得它，仿佛从雾中亮出两个漆黑的眼睛来，并且一个娇小的、苗条的身躯，穿着浅蓝的衣裳，坐在大蜻蜓的处所。白的旋花的冠戴在金黄的头发上，肩旁还垂着透明的翅子，肥皂泡似的千色地发光。约翰战栗了。这是一个奇迹！

“你要做我的朋友吗？”他低声说。

对生客讲话，这虽是一种异样的仪节，但此地一切是全不寻常的。他又觉得，似乎这陌生的蓝东西在他是早就熟识的了。

“是的，约翰！”他这样地听到，那声音如芦苇在晚风中作响，或是淅沥地洒在树林的叶上的雨声。

“我怎样称呼你呢？”约翰问道。

“我生在一朵旋花的花托里，叫我旋儿吧！”

旋儿微笑着，并且很相信地看着约翰的眼睛，致使他心情觉

得异样地安乐。

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旋儿说，“我就生在这处所，从月亮的最初的光线和太阳的最末的。人说，太阳是女性的，但他并不是，他是我的父亲！”

约翰便慨诺，明天在学校里去说太阳是男性的。

“看哪！母亲的圆圆的白的脸已经出来了。——谢天，母亲！唉！不，她怎么又晦暗了呢！”

旋儿指着东方。在灰色的天际，在柳树的暗黑地垂在晴朗的空中的尖叶之后，月亮大而灿烂地上升，并且装着一副很不高兴的脸。

“唉，唉，母亲！——这不要紧。我能够相信他！”

那美丽的东西高兴地颤动着翅子，还用他捏在手里的燕子花来打约翰，轻轻地在面庞上。

“我到你这里来，在她是不以为然的。你是第一个。但我相信你，约翰。你永不可在谁的面前提起我的名字，或者讲说我。你允许吗？”

“可以，旋儿。”约翰说。这一切于他还很生疏。他感到莫可名言的幸福，然而怕，他的幸福是笑话。他做梦吗？靠近他在船沿上躺着普烈斯多，安静地睡着。他的小狗的温暖的呼吸使他宁帖。蚊虻们盘旋水面上，并且在菩提树空气中跳舞，也如平日一

般。周围的一切都这样清楚而且分明。这应该是真实的。他又总觉得旋儿的深信的眼光，怎样地停留在他这里。于是那腴润的声音又发响了：

“我时常在这里看见你，约翰。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吗？——我大抵坐在池的沙地上、繁密的水草之间，而且仰视你，当你为了喝水或者来看水甲虫和鲦鱼，在水上弯腰的时候。然而你永是看不见我。我也往往从茂密的芦苇中窥见你。我是常在那里的。天一热，我总在那里睡觉，在一个空的鸟巢中。是呵，这是很柔软的。”

旋儿高兴地在船沿上摇晃，还用他的花去扑飞蚊。

“现在我要和你作一个小聚会。你平常的生活是这么简单。我们要做好朋友，我还要讲给你许多事。比学校教师给你捆上去的好得多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有好得远远的来源，比书本子好得远。你倘若不信我，我就教你自己去看，去听去。我要携带你。”

“啊，旋儿，爱的旋儿！你能带我往那里去吗？”约翰嚷着，一面指着那边，是落日的紫光正在黄金的云门里放光的处所。——这华美的巨象已经怕要散作苍黄的烟雾了。但从最深处，总还是冲出淡红的光来。

旋儿凝视着那光，那将他美丽的脸和他的金黄的头发镀上金色的，并且慢慢地摇头。

“现在不！现在不，约翰。你不可立刻要求得太多。我自己

就从来没有到过父亲那里哩。”

“我是总在我的父亲那里的。”约翰说。

“不！那不是你的父亲。我们是弟兄，我的父亲也是你的。但你的母亲是地，我们因此就很各别了。你又生在一个家庭里，在人类中，而我是在一朵旋花的花托上。这自然是好得多。然而我们仍然能够很谅解。”

于是旋儿轻轻一跳，到了在轻装之下，毫不摇动的船的那边，一吻约翰的额。

但这于约翰是一种奇特的感觉。这是，似乎周围一切完全改变了。他觉得，这时他看得一切都更好、更分明。他看见，月亮现在怎样更加友爱地向他看，他又看见，睡莲怎样地有着面目，这都在诧异地沉思地观察他。现在他顿然懂得，蚊虫们为什么这样欢乐地上下跳舞，总是互相环绕、高高低低，直到它们用它们的长腿触着水面。他于此早就仔细地思量过，但这时却自然懂得了。

他又听得，芦苇絮语些什么，岸边的树木如何低声叹息，说是太阳下去了。

“啊，旋儿！我感谢你，这确是可观。是的，我们将要很了解了。”

“将你的手交给我。”旋儿说，一面展开彩色的翅子来。他于是拉着船里的约翰，经过了在月光下发亮的水蔷薇的叶子，走到水上去。

处处有一只蛤蟆坐在叶子上。但这时它已不像约翰来的时候似的跳下水去了。它只向他略略鞠躬，并且说：“阁阁！”约翰也用了同等的鞠躬，回报这敬礼。他毫不愿意显出一点傲慢来。

于是他们到了芦苇旁——这很广阔，他们还未到岸的时候，全船就隐没在那里面了。但约翰却紧牵着他的同伴，他们就从高大的干子之间爬到陆地上。

约翰很明白，他变为很小而轻了，然而这大概不过是想象。他能够在一枝芦干上爬上去，他却是未曾想到的。

“留神吧，”旋儿说，“你就要看见好看的事了。”

他们在偶然透过几条明亮的月光的、昏暗的丛莽之下，穿着丰草前行。

“你晚上曾在冈子上听到过蟋蟀吗，约翰？是不是呢？它们像是在合奏，而你总不能听出，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唔，它们唱，并非为了快乐，你所听到的那声音，是来自蟋蟀学校的，成百的蟋蟀们就在那里练习它们的功课。静静的吧，我们就要到了。”

嘶尔尔！嘶尔尔！

丛莽露出光来了，当旋儿用花推开草茎的时候，约翰看见一片明亮的、开阔的地面，小蟋蟀们就在那里做着那些事，在薄的、狭的冈草上练习它们的功课。

嘶尔尔！嘶尔尔！

一个大的、肥胖的蟋蟀是教员，监视着学课。学生们一个跟着一个的，向它跳过去，总是一跳就到，又一跳回到原地方。有谁跳错了，便该站在地茵上受罚。

“好好地听着吧，约翰！你也许能在这里学一点。”旋儿说。

蟋蟀怎样地回答，约翰很懂得。但那和教员在学校里的讲说，是全不相同的。最先是地理。它们不知道世界的各部分。它们只要熟悉二十六个沙冈和两个池。凡有较远的，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一点点。那教师说，凡讲起这些的，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。

这回轮到植物学了。它们于此都学得不错，并且分给了许多奖赏：各样长的、特别嫩的、脆的草干子。但约翰最为惊奇的是动物学。动物被区分为跳的、飞的和爬的。蟋蟀能够跳和飞，就站在最高位；其次是蛤蟆。鸟类被它们用了种种愤激的表示，说成最大的祸害和危险。最末也讲到人类。那是一种大的、无用而有害的动物，是站在进化的很低的阶级上的，因为这既不能跳，也不能飞，但幸而还少见。一个小蟋蟀，还没有见过一个人，误将人类数在无害的动物里面了，就得了草干子的三下责打。

约翰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等事！

教师忽然高呼道：“静着！练跳！”

一切蟋蟀们便立刻停了学习，很敏捷很勤快地翻起筋斗来。胖教员带领着。

这是很滑稽的美观，致使约翰愉快地拍手。它们一听到，全校便骤然在冈上迸散，草地上也即成了死静了。

“唉，这是你呀，约翰！你举动不要这么粗蛮！大家会看出，你是生在人类中的。”

“我很难过，下回我要好好地留心，但那也实在太滑稽了。”

“滑稽的还多哩。”旋儿说。

他们经过草地，就从那一边走到冈上。呸！这是厚的沙土里面的工作！——但待到约翰抓住旋儿的透明的蓝衣，他便轻易地、迅速地飞上去了。冈头的中途是一匹野兔的窠。在那里住家的兔子，用头和爪躺在洞口，以享受这佳美的夜气。冈蔷薇还在蓓蕾，而它那细腻的、娇柔的香气，是混和着生在冈上的麝香草的花香。

约翰常看见野兔躲进它的洞里去，一面就自己问：“那里面是什么情形呢？能有多少聚在那里呢？它们不担心吗？”

待到他听见他的同伴在问野兔，是否可以参观一回洞穴，他就非常高兴了。

“在我是可以的，”那兔说，“但适值不凑巧，我今晚正把我的洞穴交出，去开一个慈善事业的典礼了，因此在自己的家里便并不是主人。”

“哦，哦，是出了不幸的事吗？”

“唉，是呵！”野兔伤感地说，“一个大大的打击，我们要几年痛不完。从这里一千跳之外，造起一所人类的住所来了。这么大，这么大！——人们便搬到那里去了，带着狗。我家的七个分子，就在那里被祸，而无家可归的还有三倍之多。于老鼠这一伙和土拨鼠的家属尤为不利。癞蛤蟆也大受侵害了。于是我们便为着遗族们开一个会，各人能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；我是交出我的洞来。大家总该给它们的同类留下一点什么的。”

富于同情的野兔叹息着，并且用它的右前爪将长耳朵从头上拉过来，来拭干一滴泪。这样的是它的手巾。

冈草里索索地响起来，一个肥胖的、笨重的身躯来到洞穴。

“看哪！”旋儿大声说，“硕鼠伯伯来了。”

那硕鼠并不留心旋儿的话，将一枝用干叶包好的整谷穗，安详地放在洞口，就灵敏地跳过野兔的脊梁，进洞去了。

“我们可以进去吗？”实在好奇的约翰问，“我也愿意捐一点东西。”

他记得衣袋里还有一个饼干。当他拿了出来时，这才确实觉到，他变得怎样得小了。他用了两只手才能将这捧起来，还诧异在他的衣袋里怎么会容得下。

“这是很少见、很宝贵的！”野兔嚷着，“好阔绰的礼物！”

它十分恭敬地允许两个进门。洞里很黑暗，约翰愿意使旋儿



在前面走。但即刻他们看见一点淡绿的小光，向他们近来了。这是一个火萤，为要使他们满意，来照他们的。

“今天晚上看来是要极其漂亮的，”火萤前导着说，“这里早有许多来客了。我觉得你们是妖精，对不对？”那火萤一面看定了约翰，有些怀疑。

“你将我们当作妖精去禀报就是了。”旋儿回答说。

“你们可知道，你们的王也在赴会吗？”火萤接着道。

“上首在这里吗？这使我非常喜欢！”旋儿大声说，“我本身和他认识的。”

“阿呀！”火萤说，“我不知道我有光荣。”因为惊讶，它的小光几乎消灭了。“是呵，陛下平时最爱的是自由空气，但为了慈善的目的，他倒是什么都可以的。这要成为一个很有光彩的会吧。”

那也的确。兔子建筑里的大堂，是辉煌地装饰了。地面踏得很坚实，还撒上含香的麝香草；进口的前面用后脚斜挂着一只蝙蝠；它禀报来客，同时又当着帘蒂的差。这是一种节省的办法。大堂的墙上都用了枯叶、蛛网，以及小小的、挂着的小蝙蝠极有趣致地装潢着。无数的火萤往来其间，还在顶上盘旋，造成一个动心的活动的照耀。大堂上面是朽烂的树干所做的宝座，放着光，弄出金刚石一般的结果来。这是一个辉煌的情景！

早有了许多来客了。约翰在这生疏的环境中，觉得只像在家

里的一半，惟有紧紧地靠着旋儿。他看见稀奇的东西。一匹土拨鼠极有兴会地和野鼠议论着美观的灯和装饰。一个角落里坐着两个肥胖的癞蛤蟆，还摇着头诉说长久的旱天。一个蛤蟆想挽着手引一个蝎虎穿过大堂去，这于它很为难，因为它是略有些神经兴奋和躁急的，所以它每一回总将墙上的装饰弄得非常凌乱了。

宝座上坐着上首，妖的王，围绕着一小群妖精的侍从，有几个轻蔑地俯视着周围。王本身是照着王模样，出格得和蔼，并且和各种来客亲睦地交谈。他是从东方旅行来的，穿一件奇特的衣服，用美观的、各色的花叶制成。这里并不生长这样的花，约翰想。他头上戴一个深蓝的花托，散出新鲜的香气，像新折一般。在他手里他拿着莲花的一条花须，当作御杖。

一切与会的都爱着他的恩泽。他称赞这里的月光，还说，本地的火萤也美丽，几乎和东方的飞萤相同。他又很合意地看了墙上的装饰，一个土拨鼠还看出陛下曾经休憩，惬意地点着头。

“同我走，”旋儿对约翰说，“我要引见你。”于是他们直冲到王的座前。

上首一认出旋儿，便高兴地伸开两臂，并且和他接吻。这在宾客之间搅起了私语，妖精的侍从中是嫉妒的眼光。那在角落里的两个肥胖的癞蛤蟆，絮说些“谄媚者”“乞怜者”和“不会长久的”，而且别有用意地点头。旋儿和上首谈得很久，用了异样的话，于